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粉世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红粉世家>>

13位ISBN编号：9787561342336

10位ISBN编号：7561342330

出版时间：2008-04

出版时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恨水

页数：285

字数：237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张恨水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本书原名《满江红》。
　　如果说《金粉世家》再现了二十年代社会上层人物的命运浮沉，《红粉世家》则完整描绘出三十年代秦淮两岸市民阶层的悲欢离合。
一位敢爱敢恨近乎完美的秦淮歌女，坚强地面对社会的种种不公与屈辱，用执着和牺牲完美演绎了这部中国版地《茶花女》。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者简介

张恨水，被尊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学”和“通俗文学”第一人的张恨水（1895-1967），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
笔名恨水，出自南唐后主李煜《乌夜啼》中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寓有希望人生不要匆匆而过的意思。
作为二十世纪现代文学史上最高产的作家之一，他也完全不曾辜负使用这个名字的初衷。
在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他创作了110余部通俗小说，以《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代表作赢得无数读者。
在小说之外，他还写有大量的散文、诗词和剧本，全部作品在3000万言以上。

<<红粉世家>>

书籍目录

第一回 赏月渡长江吟联少女 闻弦过野寺笑接狂生第二回 聚谑求凰各为种玉计 详猜遗帕独作访珠游第三回 一雨作丝牵情天不老 三杯添晚醉萍水无猜第四回 旭日同看相知人欲去 荒斋独守前度客还来第五回 安步当车香尘留艳迹 逢场作戏灯影罩疑团第六回 惊导遇歌场忽明真相 谈笑归客舍莫抑悲怀第七回 半夜款香巢突闻快语 清晨过老圃幸遇知音第八回 高卧发狂吟心仪坡老 清歌杂微笑座有周郎第九回 窥艳笑远来形诸梦寐 惊心闻乍别访遍舟车第十回 杯酒两忘嫌各倾肺腑 百金一点曲共骇听闻第十一回 俗客易招驰驱凭片纸 骄花难犯褒贬托微波第十二回 婉转陈词通函劝撒手 佯狂发笑记事话伤心第十三回 隔户听歌声回车有意 登场卖爱物注目堪怜第十四回 归去囊空问款疑寒士 邀来夜永拈阄夺美人第十五回 无日不来轻车驰小径 有闻必录快镜窍芳颜第十六回 衣饰岂无惭婉商求友 丝萝非有托快拒藏娇第十七回 贫境不堪噤声别酒肆 迷途未远破晓过农家第十八回 未免有情携琴弹树下 可以无憾沽酒醉灯前第十九回 努力见交情暗中买画 建功藉艺术高格酬金第二十回 路上一相逢突成大错 筵前同笑谑渐见深情第二十一回 藏币走仓皇奔车逐迹 明灯照战粟惊鸟投怀第二十二回 灯下话余惊共消长夜 案中藏秘计对质公庭第二十三回 不做夫妻何须假兄妹 果为艺术自有好评章第二十四回 做事有终解铃还钻石 怀才不遇困腹啜瓜羹第二十五回 贫贱择交难冷潮热讽 激昂变态易浅笑深颦第二十六回 伟大规模谒陵论豪杰 逍遥伴侣订约访湖山第二十七回 突逢学子来翩翩可喜 善为美人役脉脉钟情第二十八回 游棹夕阳中湖光绘影 并肩白堤上夜色宜人第二十九回 无可奈何留书权作别 似曾有意置酒即催眠第三十回 床上负荆时见机而作 湖边聚首处有约不来第三十一回 卖画受饥驱忽成上客 解囊壮醉色更遇高人第三十二回 旧好不忘午酣茗话 坠欢可拾陋室涩游踪第三十三回 吹笛引新俦开怀道故 闻琴过旧地却步羞前第三十四回 交绝转圜时登山痛哭 情参还璧后拍手惊呼第三十五回 填海有心人追迹往 负荆无术函约怨声回第三十六回 情敌恰相逢颜握手 恩人何忍储药回心第三十七回 交友可无猜宠召面谢 做妾原不忝盛惠心仪第三十八回 救急筵前新郎甘假冒 约逃海外旧雨何能忘第三十九回 雨道奔忙可怜一路哭 火船赴难忽忆满江红第四十回 酒醒梦回江中船不见 曲终人渺天上月依然

章节摘录

第一回 赏月渡长江吟联少女 闻弦过野寺笑接狂生　　这是一个四月天气的黄昏，暮色苍茫之中，浦口铁路两旁的电灯已经明亮起来。
在灯光下，照见旅客如潮涌一般，由火车上跳下月台。
月台上迎接旅客的人，搬运行李的运夫，检查行李的军警，却又迎面赶了去，于是在人头攒动的空间，发出一种哗啦哗啦的人语声浪。
做旅客的，不必受什么来往人的拥挤，只是这一片喧哗声浪，就可以让他心慌意乱，不知所措。
　　在这众客如潮的里面，有一位由济南来此的青年旅客，左手提了藤篮，右手提了小提箱，横了身子，只管在人群中挤。
右手的箱子，提着上了前，左手的篮子，却让后面的人夹住了，拿不出来。
极力地向前一扯，又撞到了前面的一个人，只得赔着笑脸，和人道歉，说了一声“劳驾”。
这“劳驾”二字，不是南京人口语，也不是南方任何一省人的口语，只这两字，可以知道他是北省人，纵然不是北省人，也是在北方多年的人了。
原来他原籍是广东新会，四岁的时候，随着他父亲游宦北方，河北、山东、河南都走遍了。
成人之后，他父母都去世了，他就靠着向来能画几笔画，在济南中学，当了两年的图画教员，聊以糊口。
为了他身世的不幸，和他生性的洒脱，又加之以艺术的陶养，不知不觉走入浪漫一流。
在济南教育界，没有人不知道画疯子于水村的。
他在济南过了两年粉笔生活，自己烦腻起来。
恰好是学生们闹着校长风潮，他就趁了校中无人管理的机会，也不用和哪个辞职，简单地带了两件行李南下，第一要看看南京的朋友，第二也要西游庐山，东游西湖，添些图画的资料。
当他到了浦口，看到火车上下来的人，竟是如此地拥挤，觉得南京的繁盛，确是与平常都会不同，这回不会自来，总可以增长许多见识。
　　他正如此想着，忽然藤篮上噼啪让人踢了一脚，接着喊道：“放下放下。
”抬头一看，原来是三四个军警拦住了去路，正在人群中检查行李。
水村料是闯不过去，只得一弯腰将东西放下。
他刚一弯腰，后面一只大网篮向前一撞，撞得头向前一伸，人几乎要栽了过去。
两手赶快向前一撑，就撑在一个人身上，并未倒下去。
一看那人，穿了一件米色的夹斗篷，原来是个女子；未免过于孟浪，连忙低了头，蹲着身子，就去开箱子。
他面前是一兵一警，兵正在检查一个人的箱子，警士却拦住两个搬行李的不让走。
水村开了箱子，许久也没有人来检查，手上搭的大衣拖在地上，却让过来过去的人，踩了许多脚。
正待站起，一只大箱子在头上扛了过去，几乎碰了一下。
水村道：“老总请你快……”一句话不曾说了，后面人向前一挤，这回挤得真倒了，两手向开了的箱盖子上一按，箱子一翻，里面的东西，全翻了出来，倒在地上。
那兵士手一挥道：“快走！
快走！
”给了他两张印着“验讫”字样的纸片，又用脚踢了一踢箱子，连道：“走，走。
”　　水村将地上的东西向箱子里一阵乱塞，箱子盖一合，手里提着，还不等他开步，后面的人，已经拥着他向前走了。
他两手提了箱篮，夹在人堆里，向前走了去，好容易走出站台。
在疏爽的空气里，清凉了一阵，接着又挤上轮渡的趸船。
趸船的跳板既窄，而且又是由上向下，行人不能不慢，这后面要上船的，如狂风暴雨一般地挤着向前。
水村两只脚已不能听自己的命令，两手拿了行李，又不能左右撑扶，索性听其自然，让人挤去，这倒很方便，一下就挤上了趸船。

在趸船上的人挤得透不过气来，闷了许久，这才有渡轮到了。
眼看渡轮上的人，从另一方面的跳板上登了岸，这趸船上渡轮的栅栏门方始开了。
这栅栏门，也不过三尺宽，上千旅客，要由这里挤上轮渡，这不是潮涌了，乃是榨油。
水村拼命地挤上了轮渡，见旅客舱里，人已塞满，这就不打算进舱，在船舷上将箱子、提篮放下。
靠了舱门板，将西服领子提了一提，一阵凉风吹人怀来，精神为之一爽，于是蹲着将箱子里的东西整理了一番，锁上了暗锁。
站起来时，船身有些晃动，原来船已开动了。
这时向前一看，一片大江，东西不见边，由天底下来，流到天底下去。
东头一轮盆大的月亮拦住了江流，悬在上下一片白的中间，那月亮虽然不动，江中的白浪在月下流动着，现出一道银光，只管一闪一闪，好看极了。
向北看看下关，许多灯火，高高低低，分出人家来。
在灯火后面，隐约地现出一座青暗暗的狮子山来。
　　水村看得正出神，忽然身边有个女子声音道：“这月亮底下的江景真好。
你看那一只船在月亮底下漂荡着，好像一幅画一样，仿佛我就在什么地方看过这一幅画呢。
”水村第一个感觉，连忙向舷外看去。
果然见一只小船，扯着十成满的布帆，远远背着月亮而去。
第二个感觉，便想到这女子说话，很是不俗，是个什么人？
回头一看，这女子穿了米色的斗篷，头上簇拥半勾式的烫发，瓜子脸儿，溜圆漆黑的眼珠，敷粉之外，还点有胭脂，很有些风致。
斗篷里面，是一件葡萄点的花旗衫，在衣襟上，插了一支自来水笔。
看那样子，不像是大家闺秀，也不像风尘人物，究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想起刚才在车站扶了一个女子一把，那女子也穿了米色的斗篷，大概就是她，这可别让人家发觉了，便掉过头去看江景。
看到江头月色摇动，随口将成诗吟了一句“月涌大江流”。
停了一停，那女子却也吟了一句千家诗“月光如水水如天”。
水村不觉心里一跳，她倒有心和我说话？
回转头来又一看，只见她右手两个指头夹了一根卷烟，弹了一弹灰，交给身边一个老妇人，撅着嘴唇，嘘出一口烟来。
水村心想，若是一个女学生，不会在这种地方抽烟的，这不见得是个上等人物了，然而她刚才念了一句千家诗，似乎也不是一种普通女子。
要说她是旅客，她又没带着行李。
那一个靠她站住的老妇人，衣服虽然半新旧，也是一件黑绸长夹衫，决不是佣仆，但也不像是母亲。
哪有女儿这般华丽，母亲那样朴素呢？
恰是怪事，她们又并不曾带着行李，也不像出门的样子。
心里只管这样想着，眼中可就偷看了人家几次。
　　忽然人声一阵喧哗，船到了下关了。
这时，水村鉴于刚才浦口那样受挤，不愿跟着人丛走，提了手提箱，三脚两步，就抢上行人的前面，由跳板上跑上了趸船。
但是他到趸船上的时候，后面的人，也蜂拥而来，又抢着跑上了码头。
可是一上码头之后，才发现把那只提篮丢了，那提篮里面，虽没有什么值钱之物，但是零用东西都是不可少的。
手边钱并不多，到南京重新来置上一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到轮渡上去找去。
正待动脚，看看趸船上下来的人，一层压着一层。
也万不能挤上去。
在这种纷乱情形之下，就是挤到轮渡上去了，未必还能找着那提篮，这也只好罢了。
手上提了一只箱子，沿着江边，无精打采地走着。
　　那江岸马路上的车夫、挑夫，四处兜揽旅客生意，见水村走走又看看，似乎是个新来的旅客。

两个挑夫，一个人扛着一根扁担，上面拴了一串麻索，将扁担横着一拦，叫道：“ 先生，到哪里？
我挑了去。
”一个穿黑衣的人，将一顶盆式呢帽向后翻着戴了，两手将挑夫二边一分，伸着头，用手指了水村道：“ 先生，进城吗？
路还远得很哕，坐我们的汽车去，好不好？
”挑夫道：“ 说好了，我们送了去。
”汽车夫道：“ 你讲什么鬼话？
人家一只提箱，倒要你两个人挑了去？
”正纠纷着，又伸过两个头来，叫道：“ 坐黄包车吧。
”立刻之间，水村让这一班欢迎的工友包围了。
水村道：“ 过去！
过去！
什么人也不要。
你们不要揽生意，我是个穷光蛋。
”　　忽然后面有人叫道：“ 在这里了，在这里了。
”水村回头一看，正是在轮渡上遇到的那个女子，那老妇人紧紧在后跟随着，提了那个藤篮。
水村还不曾说话，那老妇将篮子提到面前，笑道：“ 先生，这是你的篮子吗？
”水村道：“ 哎哟！
真是多谢得很，我急于要下船，把篮子就丢了，难得老太给我送了来。
”那些挑夫、车夫听他所说出门的人会丢了行李，这人对于江湖上的事情，至少有八成外行，便又挤上前，这个喊我拉去，那个喊我送去。
水村笑了起来道：“ 朋友，你们是今天生意不大好吧？
怎么只管来包围我。
我花不起多少钱的，就是把我这只箱子和篮子全送给你们，你们也不够喝一餐酒。
”那些工友们听他如此说，都哈哈笑了。
那个女子站在身后，也微微地笑道：“ 这些人，实在也淘气。
人家不愿要人送，何必去勉强人家。
”水村听了她出来解围，心中倒是一喜，便装出要问不问的样子道：“ 这到清凉山的夕照寺去，不知道有多少路？
”那女子已走上前两步了，便望了那老妇人微笑道：“ 那地方多荒凉呀，晚上能去吗？
”那老妇人道：“ 就是白天去，那地方也没有人家的。
”水村道：“ 我也听说那地方像乡下一样，倒不料是真的。
”那女子道：“ 那地方晚上是找不着人家的，不如今夜在下关歇了，明天再进城。
”水村点着头道：“ 多谢姑娘指教，我就这样办了。
”那女子原是半向着水村说话，半向着老妇说话，水村和她道谢，她才将脸正式对着水村点头一笑。
水村经人家送还了提篮，正想问那老妇人贵姓，那老妇人已是对女子道：“ 前面有辆野鸡车子在等客，我们赶上去罢。
”于是这二人匆匆地就走了。
　　水村所站的地方，正有一家客栈，面江而开，心想晚上去找朋友投宿，本来不便当，加之所要到的地方，又说是很荒凉的，那么，照着那位女士的话，在客栈里先休息一晚，是妥当些。
于是提着行李，就在这客栈里投宿。
第二天且不带东西，先空了手进城。
进城之后，问明了路径，果然离开交通便利的大路，穿过一片野竹林子和些零碎的菜园，就走上一道小山岗子。
这山岗子上长着一些乱草，乱草里长着几棵小树。
山下却是一洼稻田，对面小山岗子下，有几户人家。
顺着这边山腰，一道很平坦的人行路蜿蜒深入前面山嘴子里去。

山嘴子那边，露出一截青苍的树林，似乎那地方有路可通。
靠稻田的一边，有一路桑树，顺着风有一阵布谷鸟的声音吹了过来，叫着“割麦栽禾，割麦栽禾”。
人走到这里，决计想不到这就是南京，仿佛是到了乡下来了。
心里想着：梁秋山夫妇，难道就住在这种地方？
这里交通很不便的，于他们的生活不发生阻碍吗？
　　心里一面犹豫，一面走着，忽然一阵叮叮咚咚的声音，在沉寂的空气里吹过来。
听那声音，好像是琵琶响。
这种乱草空山，哪里会有这种雅奏，这不由人不惊异起来。
站在风头上，侧着身子，静静一听，果然是有一人弹琵琶，那声音紧一阵，缓一阵，非常地动人。
急的时候，如狂风暴雨，缓的时候，如小石鸣泉，一定是琵琶名手，决非出之平常街头唱曲人所作。
听了这琵琶声，把来做什么的都一齐忘了，只管顺了声音的出发点，跟了上去。
走到近前，已经转过了一座小山嘴子，面前忽然现出一片平地，地上有一片冬青树的林子，造出幽凉的绿荫，映着四周的草地。
树林深处，一堵红墙，有门面西而开。
穿过树林一看，门上有匾额，正是“夕照寺”三个大字。
怪不得了，这种地方哪有这种声音，原来是梁秋山在这里作乐。
我突然冲进庙去和他见面，他可要惊异一下子。
于是悄悄地进了庙门，正待向里面走，却有一个人，肋下夹着琵琶，笑嘻嘻地走将出来。
那人约莫有三十岁，头上戴一顶呢帽，一直罩到眉毛头上来。
身上穿一件蓝布大褂，洗得都有点变白色了。
看他帽子下面，露出一截蓬乱的头发，配着他清瘦的面庞，是个清贫而不好修饰的人。
自己远看以为是秋山，这才知道错了。
他见一个西服少年匆匆而来，只管打量他，他也有些惊异的样子，便站住脚，望了一望。
水村笑道：“弹的好琵琶呀，怎么不弹了？
”那人笑道：“你老哥怎么知道我弹的好琵琶？
我是个卖唱的。
”水村道：“卖唱要什么紧，凭了本事卖钱，一不偷，二不抢，三不诈欺。
我也是个卖画的，我就不看小我自己。
”那人笑道：“你莫不是由济南来的于水村？
”水村点头说是。
他就伸了手出来。
和水村握了几握，笑道：“我听得秋山说阁下要来，日内准到。
我一听你的口音，看你的情形，就猜定了你是那位浪漫的大艺术家。
你不知道秋山有个音乐大家的朋友吗？
那就是我。
我叫莫新野，全南京城里人都崇拜我到五体投地，我去拜访阔人，阔人都不敢见我，我这叫布衣可以傲王侯。
”说着，牵了一牵自己蓝布大褂的衣襟，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他正笑着，身后有人道：“在新朋友面前狂吹，不知道有老朋友在一边听着吗？
”水村向里看时，也是一位西装朋友，手上提了一个照相匣子，从庙里走出来。
他倒是个漂亮青年，只是嘴唇上多了一撮小胡子。
他的盆式帽子，有点和莫新野不同，却是歪戴在右边的。
莫新野就笑道：“我来介绍吧，这也是艺术大家，摄影圣手，一天能用五打胶片的李太湖先生。
这一位是新的大画家于水村先生。
”李太湖笑道：“对于大画家，你就说是大画家，并不加以形容词。
何以在寡人名字上，你却加上许多形容词，这也有什么理由吗？
就是一天用五打胶片，这也是摄影人的常事，还提它一笔做什么？

”莫新野道：“本来不用提，但是因为你常有照五打胶片的梦，事实上一天能照五张胶片，你也心满意足了。
我给你夸赞两句，你倒不愿意？
”李太湖笑道：“总有一天，我有惊人的纪录发现出来，发一笔大财，买一打摄影机，大小镜头无所不有……”莫新野道：“不要说梦话了，我们应该引于先生去见老梁，让人家老朋友见面。
”　　于是他二人在前面引路，由庙后瘦竹林子里钻过一道小石头路，出了林子，豁然开朗，是一片很大的菜园子，直抵西边山脚下。
莫新野将肋下的琵琶，响空中一举，如摇摇鼓似的，连连摇了几下，叫道：“客来了，客来了，主人翁出来欢迎呀！
”一棵桑树后面，有个人答道：“你们是什么事高兴？
又来扰乱人家的文思，人家写着几个少年，正带着那个美人，坐在紫藤花下，向她求婚呢。
”说着话，那人走出来，穿了灰布短旗衫，头上戴了一顶男子平顶草帽，手臂上挽了一大筐子桑叶。
那蓬松的乱发，两鬓下垂，配着那清秀的脸儿，现着一层受日光照的红晕，一笑，便露出那洁白齐整的牙齿。
水村连忙一点头叫道：“秋华大嫂，两年不见，还是从前一样呀！
”秋华将帽子取下，在脸边遮着日光，笑着哟了一声道：“果然贵客到了。
”李太湖一举手道：“不要动，这个姿势太好，让我照一张。
”莫新野道：“你有胶片吗？
”李太湖一低头，将手摸了一摸照相匣子。
秋华和新野都大笑起来，只在这笑声中，这半瓦半草的屋主人出来了。

编辑推荐

一幕历史与浪漫交融的爱情悲剧，一部将六朝古都的文化底蕴与秦淮两岸的桨声灯影完美再现的世纪经典。

《金粉世家》导演李大为最为着迷的张恨水经典作品，《幸福像花儿一样》孙俪、《奋斗》佟大为继《玉观音》后再度联袂出演。

在无尽的秦淮风韵和生生世世的悲欢离合中，唯美而激烈地深度诠释了人间至爱深情。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